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王小鹰

你为谁辩护

作家出版社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王 小 鹰

你 为 谁 辩 护

作家出版社

北京 · 1988

你为谁辩护

作者：王小鹰

责任编辑：朱卫国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522千

印张：23.5

插页：6

版次：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45-8/I·144 (平装本)

ISBN 7-5063-0146-6/I·145 (精装本)

定价：7.10元(平装本)

定价9.10元(精装本)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小传

我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我出生在苏北平原射阳河畔，那是1947年的岁尾。母亲得了产后热昏迷不醒忘记了日脚，解放后要填户口簿，便胡诌了个日子做生日。如今我想请人算命也算不成，没有准确的生辰八字。

我家也算是半个书香门第了，我父亲曾是个版画家，后来又成了诗人，然而我少年时代却未曾憧憬当作家。读中学时我喜欢画古代仕女，喜欢看古装戏曲，做了几年当戏曲演员演林黛玉的梦，梦醒了，下放到安徽黄山茶林场采茶叶。采了几年采叶，对着大山诌几句“山青青水盈盈”之类快板词，后来在一位老编辑的鼓励下写起了小说，先写自己想的做的事，又写好朋友想的做的事，又写其他许多人想的做的事，写着写着觉出了无穷的滋味，便一直写到了今天乃至永远。我的书架一直竖着我自己的四本小说集：《金泉女与小溪妹》、《相思鸟》、《新嫁娘的镜子》、《一路风尘》，我对它们的感情就象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长大。

我由衷感谢命运对我的安排。我从农场回来，先在一个设计院里当描图工，后来又华东师范大学念书，后来又一家刊物当编辑，现在成了作协分会聘任的专业作家。比较起来，我觉得写小说很有意思，写了小说后，我的心变大了。

不过，每每有人称我为“作家”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困惑与沉重的感觉。丈夫不无揶揄地说，作家作家坐在家，理事理事帮助家务事。而我却苦苦地寻思着：究竟怎样才算个真正的作家呢？



王小芳

我由衷感谢命运对我的安排。我从农村进城，先在一设计院里当描图工，后来又上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后来又上一家刊物当编辑，现在成了作协分会聘任的“专业作家”。比较起来，我觉得写小说很有意思，写了小说后，我的心变大了。

不过，每当有人称我为“作家”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困惑与沉重的感觉。丈夫不无揶揄地说，作家作家坐在家里，理事理事帮我理家务事，而我却苦闷地寻思着：究竟怎样才算个真正的作家呢？

作 者 手 迹

主要人物表

梅 楨	律师
方泊定	律师
何 珏	律师
田士霏	《法律信息报》编辑部主任，兼职律师
庄世同	梅楨的丈夫
庄 梅	梅楨的女儿
慕 容	司法系统离休老干部
徐主任	律师事务所主任
秦文鵬	某纺织厂工人，见习律师
马海波	政法学院学生，见习律师
言 滢	某医院护士，田士霏的情人
唐淑女	某厂女工
周祥龙	唐淑女的丈夫
吴 恒	画家
董晓秋	吴恒之妻
冯潇潇	美术出版社编辑

2006.10.6

申小姐

董晚秋之母

沈惠婷

某小学女教师

言凤娇

范宝鼎的三太太，后离婚

范元初

范宝鼎的二儿子

范元禄

范宝鼎的三儿子

范元禧

范宝鼎的四儿子

范惠娴

范宝鼎的大女儿，唐淑女之母

范圣驹

范元初的儿子

顾 妈

老女佣

言凤鸣

沈惠婷诉范元初遗产案第三人

许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新婚夜	9
第 二 章 女律师的一天	22
第 三 章 还是做不成女人	81
第 四 章 人究竟有几副面孔	104
第 五 章 谁都有浪漫的年华	135
第 六 章 女人的心是水做的	173
第 七 章 借 夫	211
第 八 章 人生聚少散多	240
第 九 章 站在地狱的门槛上	260
第 十 章 政法学院的学生辩论会	291
第十一章 聚亦难，别亦难	312
第十二章 断肠处	341
第十三章 街头法律咨询站	367
第十四章 生活是个魔术师	396
第十五章 爱有时比恨更残酷（一）	443
第十六章 爱有时比恨更残酷（二）	471

第十七章	情人的选择.....	549
第十八章	私生女.....	577
第十九章	卑鄙与崇高.....	607
第二十章	骨肉之间.....	622
第二十一章	墓碑的秘密.....	646
第二十二章	摄象机前的开庭.....	674
第二十三章	新年伊始.....	697
尾 声.....		729

引 子

在这部小说中它是引子，在生活中它却是一个人的尾声。

早早地过了立春，天依旧叫人抖抖嗦嗦的冷；也早早地过了半夜，天依旧是一派混沌沌的黑。

何处的一架古老而坚固的闹钟，它那幽幽地闪着绿光的黄铜吊锤极规矩又极沉重地敲击了两下。

前几天电视里的气象预报骇人听闻地报导了一则消息：北方遥远的海上正聚集着一股强冷空气，浩浩荡荡地朝这座城市压过来啦！闻此人人惊惶，天气骤变往往预兆着世间的什么。

半夜时分，街上果真刮刮喇喇地搅腾了一阵，轰轰然只觉有千军万马踏过，此刻又重新堕入死寂般的沉静，静得叫人忐忑不安。那股怪风来得快也去得快，就象一个担负着重大秘密的信使，急急地来报了个信，眨眼间便无踪影，路边阴沟洞周围的薄冰和零散的断枝败叶是它留下的痕迹，路面光生生的象寒光嗖嗖的剑。

半空中横着青灰的雾，残缺的下弦月象一块碎玻璃镜孤单地嵌在天边。清幽的月色中，错综交叉的街道宛如一只巨大的僵死了的蜘蛛。

远远的，有一串喑哑的咋吱声，这声音让人看见轴心锈坏的车轮在泥泞的路上踉跄地行走。咋吱咋吱的声音渐近了，渐

响了，辗出几下浑浊的咳嗽，还间歇地夹着粗重的喘息，随着喘息，一团一团的白雾在漆黑的夜幕上留下淡淡的省略号……
咔吱咔吱的声音渐去了，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街，小街的路面失修，坎坷不平，咔吱声便颤抖起来，跳跃起来，颤抖着跳跃着渐远了，渐轻了，消失在小街冥冥的深处。

这是一条僻静的小街，说它僻静是因为它没有新建的楼房，没有繁华的商店，栉比鳞次的或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或是依墙傍檐搭起的歪歪斜斜的小披屋。街口有一片哪家酒精厂贮原料的仓库，整天有卡车把堆成山似的蕃薯片运进运出，传送带的马达一刻不停地轰鸣，震得人头皮发麻。蕃薯片散出的发酵了的霉味搅和着尘土扬扬洒洒地充塞着小街，小街上人人担忧着是不是会得癌症。唯有夜间小街才清静下来，月色为陈旧破损的房屋勾勒出错落有致的剪影，使小街变得迷人，偶有恋人踱其间倘佯。小街上的路灯过晚十点就熄了，只剩下街口仓库警卫室门前的那盏灯通宵亮着，这昏黄的光环愈显出小街的幽暗与深长。

当那个咔吱咔吱的声音颤抖着跳跃着穿过小街的时候，酒精厂仓库警卫室里值班的大爷深深地打了个呵欠，离天亮还有点时辰，倒不如钻进被窝睡个囫囵觉。前半夜风刮得凶猛，他连个瞌睡都没敢打。毕竟上了年岁，撑不住了。大爷灌满了热水袋，塞进被窝，脱去外衣，刚要躺下，忽又想起什么，下床来，小心翼翼地拔去了电热炉的插头。退休了，在家坐不住，来看仓库，公家还让你不花钱地点电炉子取暖，大爷想着惬意，不觉迷糊起来。

碎镜子似的下弦月孤单地寂寞地越过小街，小街梦一般的沉寂。

天欲晓，愈是彻底地黑，小街象是遁隐了。

砰嘭！小街上某一幢房子的门骇人地响了一下，一条灰白的身影从门中弹出。踢踢踢踢踢踢……是一双皮底的拖鞋撞击着冰硬的水泥路面，那灰白的身影箭一般地朝街口飞去。急速的脚步声在坚实的夜幕里引起很大的回响，先是把那灰白的身影吓懵了，他跌跌冲冲地撞在一根电杆上，喘息了一会，又摇摇晃晃地朝街口那圈昏黄的光环扑去。

灰白的身影冲到仓库警卫室门前，嘭地趴在门上，两手捏拳雨点般地擂起门来，砰砰砰，砰砰砰。

“大爷，大爷，开开门，开开门！大爷，大爷……”灰白的身影声嘶力竭地喊着，擂着门。

有一扇窗口里传出幼儿惊吓了的哭声。

“寻死呀，深更半夜嚎什么嚎！”有人推开窗户，对着漆黑的街面骂。

有人起来撒尿，哗哗地如同落了场暴雨。

“大爷，开开门哪——大爷——”声音完全哑了，又一阵击鼓般地打门。

大爷迷糊中象是觉得又起风了，还夹着响雷，还夹着急雨。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起来，胡乱拽了样东西披在肩上，便拉开了门。

“啊——！”大爷惊惶地倒退了一步，老眼昏花中，他看见黑黝黝的门洞里嵌着一张惨白的脸，连嘴唇都是白的，眼珠子木木地搁着一动不动，象是张白纸上涂了两团墨。从前听人家说的阎罗殿里的白无常鬼就是这样一张脸！大爷只觉得一股寒气刷地渗遍全身，阎罗王要来索我的命啦！毕竟走南闯北了大半辈子，什么世面没见过？大爷背过手抄起那张带人造革软垫的

靠背椅……

哦哟！大爷只觉得手腕子一阵酸麻。那灰白的身影伸出一双苍白的手掐住了大爷的臂膀，竟象铁钳一般，大爷动弹不得，恼自己人老体弱，正待撩起脚踹他，那惨白的嘴唇动了，哭似地说：“大爷，别……别！我想借电话用……叫救命车，救命车，救人……救人……”

大爷的心先是一松，不是白无常鬼！随即又一紧，救人事关重大！慌忙损下椅子，叭嗒开了电灯，“电话就在这块，救护的号码晓得哦？244010。”

那人一言不发，扑向电话机，抖着手去拨号码盘。大爷这才看清是个细条个的年轻人，几绺弯曲的黑发披在眉际遮住了颜面。他穿着一身做工考究的灰白条子涤纶丝睡衣，赤脚蹬着双深咖啡的羊皮拖鞋。要俏宁愿挨冻，年纪轻的人懂个啥？这早春之际拂晓时分乍暖还寒最是冻不起啦！大爷想找样东西给他披披，忽然发现自己肩上搭着自己的罩裤。真是颠倒上下，该见阎罗大王了。大爷一耸肩把罩裤褪下，摇了摇花白的脑袋，拉起床上的毛毯，披在年轻人的背上。那年轻人伸过一只空着的手捏住毛毯的一角，手指触着大爷的手背，冰凉冰凉的。大爷赶紧又把电暖炉的插头插上了，把炉子往年轻人脚下挪了挪，“别性急，号码不要拨错了，耐心等等，救护大队总归是很忙的。”大爷说着心里在思忖：这小伙子是老婆得了急病还是老娘中了风呢？

“……喂喂，喂喂，是救护大队吗？”电话接通了，年轻人两只手一起抓住话筒，拚命地喊：“这儿有个人快死了呀——救护车快来呀——地址？文殊庙街113号后门，靠近什么路？靠近……”

“你跟他讲，从南环城路那块绕过来……”大爷说到一半，怔住了，眼睛死死地盯住年轻人的前衣襟动弹不得了，脑袋象拉警报器一样嗡——地响了起来！

血！一大片血！这可是真的人血，决不是电视里演员腰间揣着的假血包。大爷早年见血见的多了，从乡下跑返到城里，一路上东洋鬼子造孽，尸横荒野，黑僵僵的满目是干硬了的血迹。可真是从来没见过眼前这般的血哪！这般殷红的血，这般娇艳的血，想必十分钟前它还是热呼呼扑腾腾地流着的，经小街上这一路寒气的冻结，凝住了。那片血的形状也煞是奇异，并不张牙舞爪的骇人，却是象朵开足的牡丹花般的怜人，末端处一线地渗下，从衣襟直淌到裤腿上。

“……喂喂，从南环城路绕进来，文殊庙街，街口有个仓库的，113号，后门，后门！喂喂，快点，快点行不行？”那年轻人恳求着，摇晃着耳机，几乎要跪下来了。

大爷觉得自己盯住血的眼珠突突地跳着，心脏也突突地跳着，一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这年轻人遭人害了，受伤了！他见他双膝在索索地抖，料想他一定支撑不住，连忙跨上前扶住了他。

“同志，你受伤了，快坐下，我这块有纱布……”

那年轻人猛地挣脱了大爷的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前襟，再抬起头，那张脸霎时间变得狰狞可怖，铁青，眼白上布满血丝，“不不，不，不是我杀她的……不……”他木然地放下话筒，木然地转过带血的身体，突然发疯似地撞开门，冲到街上，踢踢踢踢踢……小街上又有了一串生硬而急促的脚步声。

第二个念头在大爷脑中闪过：这年轻人犯事了，他杀了人了！大爷想追出去擒拿凶犯，又想人老了终不是他的对手，听

他说是在113号住的，不如先报公安局。大爷慌手慌脚地给公安局打电话，粗短的手指老是拨错号码盘，好不容易打通了，对方又听不懂他的苏北话，哼哩哈啦地打官腔，大爷急了，吼：“这块有人插刀子，人快断气了，你们倒是管不管哪？”对方这才正经起来，问了地点，又说：“同志你是什么单位的？”

大爷气了，还审问我呀？“这块是仓库保管员，硬梆梆的工人阶级！”

“喂，同志，别发火呀，谢谢你支持我们工作，具体情况还希望您详细谈谈……”

“快点来人吧，我在这块等着。”大爷又跺脚又吼。

“那太感谢您了，你能帮助维护一下现场吗？”

“啥东西？”

“拦着人，别让看热闹的进去。”

“晓得了。”

大爷穿上棉大衣，拿起手电，刚想跨出门想想又缩回脚，我走了，这仓库怎么办？虽然都是些霉薯片，总归也是一个厂子的家当，这块才是自己的岗位呢。于是大爷立在警卫室门口，朝小街尽里头张望着。

天空渐渐地稀释了，透明地青紫着，那半瓣月亮淡淡地衔在一幢石库门房子晒台的石栏上。街面的房屋轮廓渐可辨，街旁的梧桐光秃秃地伸展着枝杈，象一个个悲壮的殉难者。

仍旧是一派安宁与平和，一辆自行车铃铃铃地穿过，骑车的姑娘穿一件大红的羽绒衫，还有两个包着头巾挽着菜篮的妇女，篮里的牛奶瓶叮当叮当地响。

大爷担忧着，刚才是不是个梦？恐怕从来也没有一个身上有血迹的年轻人吧？

呜——呜——急促的警铃声把空气都压紧了，先是辆白色的救护车驶进了小街，随即又有两辆黑色的警车流星般地窜了过去。

大爷踮起脚往街里面看，隐隐约约有人影攒动，有叽叽喳喳的人声。他恨不得把仓库系在裤腰上，跑过去看看。

过了一会儿，白色的救护车嘶叫着驶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一辆黑色的警车开到仓库门口停下了。不知从哪儿冒出了许多人，团团地在仓库前围了个圈。

警车上走下一个腮帮红通通的年轻警官，“老大爷，刚才是你报警的吧？这条街上只有你这儿有通宵的电话吧？”

“嗯。”大爷很恼火那么许多人用看西洋镜的眼光看着自己，那年轻的警官要跟他进警卫室，他不肯，他要当众讲述情况。大爷很会描写呢，说得活龙活现，周围人时时发出啊哦哟的惊叹。

“老大爷，你常常看见这个年轻人进这条街吗？”警官问。

“没有，我只注意进出仓库的人，不管大街上的人。”大爷神气地摇摇头。

“113号后门是冯老太的房间，冯老太没有儿女，死了以后，那房间就给她一个外甥女住了。”一位挎菜篮的阿姨讲。

“哦哟作孽，冯姑娘死了呀？”另一个阿姨叫起来，“啧啧啧啧……”

“勿是的，刚才我看得清清爽爽，抬到救护车上的女人不是冯老太的外甥女。那个年轻人我倒是面熟的，有好几趟碰着他 and 冯姑娘一块进出的。”

年轻的警官把这些话都记在本子上了，然后跟大爷握了握手，钻进汽车走了。